

“纺织之都”在应变中蜕变

“制造之都”探信心之三

本报记者顾小立、王俊禄、郑梦雨

若拿出一份最新出版的中国地图稍作搜寻,杭州湾南岸、会稽山北麓,一座处在丘陵与平原交会地带、行政区划呈独特“C”字形的小城,很容易映入观者眼帘。

这座小城,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因“书圣”的到来而占据中国文化史发展的“C位”:东晋穆帝年间,王羲之在此处一场群贤毕至的盛会上挥毫写下《兰亭集序》,其人其事流传千年,至今仍为绝妙佳话。

1600多年过去,当时被称为“兰亭”的地方,现在的名字叫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1992年,当地建立了中国轻纺城,成为全国首个冠以“中国”的轻纺专业市场。经过30多年发展,柯桥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布匹专业市场所在地、世界最大的纺织贸易集聚地。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柯桥,再次以它在面料轻纺领域雄厚的实力,进入中国纺织产业的“C位”阵列。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的考验,如今的柯桥站在了时代发展的新起点上。如何回望过去的路?如何走好当下的路?如何看待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柯桥蹲点采访,一探究竟。

眼更亮,鼻更灵

回过回头,疫情这三年,对柯桥纺织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采访中,企业家和中小商户说得最多的两个词语,是“蛰伏”和“风险”。

“蛰伏”,本义指动物冬眠。从2020年初开始,疫情让纺织行业经历了一场此前从未预料过的“寒冬”:市场需求总体不振、原料价格轮番上涨,物流渠道时断时续,这三大难题始终困扰着所有纺织从业者。

最难的时间点,大致出现在2022年上半年。

当时,往柯桥运货的卡车司机经常面临各种“下车难”“进城难”“卸货难”的尴尬,货车明明下了高速到了“家门口”,可就是“进不来”,发货商和接收商只能干瞪眼。

绍兴良牧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嘉说,那种差点“一夜白头”的滋味,终身难忘。

在柯桥,不少布料加工商属于生产型出口企业。按照惯例,生产型出口企业为保证春节后顺利复产,节前均作一定的备料安排。然而,2022年末的疫情冲击让织厂停摆,染厂停岗的情况接踵而至,加之春节时间较早,备料一时成了大问题。

库存剩告急!对于不少企业而言,又得经历一次一边勇往直前、一边“手忙脚乱”的闯关。

幸运的是,如今这些都渐渐成为过去。2023年3月,当记者来到中国轻纺城时,这里的日均客流量已超过10万人次,快速回升至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一切,似乎都在逐步走向“正轨”。然而,“风险”是否就此消除了呢?

“我觉得不会。”浙江省印染行业协会会长李传海说,“但是,现在有风险,过去难道就没有吗?我们柯桥纺织人,就是在一次次与风险的搏击中走过来的。”

李传海回忆说,2002年,他们的企业想打开一个西方国家的市场,但对这个国家的环保标准没弄清楚,弄错了印染染料,一笔100万美元的款项收不回来。这次风险事件给他们上了“生动一课”——“生产标准不能‘坐井观天’,要弄清国际贸易规律,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做生意不怕‘事’,就看你怎么应对。”绍兴皮尔波澜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力尚于说,一位商界前辈曾告诉他,老一辈纺织人经商挑扁

弯拱、风洞监测、重量监测、飞行、落点、入库、出货……走进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的贵州亚狮龙产业园,乍看一栋栋生产厂房上贴着的不同的专业名词,还以为是闯入了某种飞行器的制造园地,但其实,这只是一只羽毛球所需的部分生产工序。

“羽毛球的生产工序共有38道,每一道都需要严格把控才能确保产品质量。”园区企业——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胡兵告诉记者,生产这些羽毛球的主力军,是一支主要由当地苗侗妇女组成的“娘子军”。

锦屏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现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县人口近24万,其中侗、苗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近90%。2017年,锦屏通过招商引资把羽毛球制造商贵州亚狮龙引进落地后,该企业成为助推当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我们公司从开始的羽毛球年生产量五六十万打,成长至去年的羽毛球年生产量330万打、销售额2.3亿元,女性贡献了绝对力量。”胡兵表示,公司员工从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500多人,女性员工占了逾九成。

穿行在园区厂房各个生产车间内,到处都



▲2月3日,在绍兴柯桥,也门人阿珂拉姆通过手机视频向中东的客商介绍布样。

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担、推小车,新一代纺织人经商盖厂房、起高楼,时代在变,技术在变,关键是勇敢向前的信心不能变,无惧风浪的信念不能变。

如何从一次次风险的侵袭中不断增强自身“抵抗力”“免疫力”,是摆在所有柯桥纺织人面前的“必答之问”。

有企业家说,疫情之后,现在“眼睛”比以前更亮了:

以前,外国的事关心得比较少,哪哪儿港口堵了,哪哪儿战火烧起来了,觉得都跟自己远得很。但这三年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世界很“小”,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做生意,更应该把国内和国外的情况联系起来看,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看看国际新闻。

还有企业家说,现在“鼻子”比以前更灵了:什么叫抗风险本领?能提前预判风险就是抗风险。怎样才能提前预判风险?就是预先闻到别人闻不到的味道。以前同样的“气味”在自己面前飘过,可能会不以为意,但现在就会停下来多想几分钟,这股“气味”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会不会是危机的前兆?

即使是“危机”,也同样充满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如果能克服“危”,“机”就能不期而遇。

在李传海看来,在当前形势下,柯桥纺织业面临三项压力:一是上游原辅材料和染料价格不断上涨,二是企业高级技术与管理人才匮乏,三是产能过剩,市场价格环境总体上并不友善。“但是,我们同样有三项优势。”李传海话锋一转,向记者列举出了三个“好一些”:第一,内销有所增长,产业市场相对“好一些”;第二,柯桥印染行业门类较全,产业纵深相对“好一些”;第三,支撑产业与规模的设备是一流的,技术相对“好一些”。

“有了这三个‘好一些’,面对今年的发展,我们没有太多好‘怕’的。大家都会撸起袖子,一起加油干。”李传海说。

能“跑”的腿,能“说”的嘴

进一步看,是什么给了柯桥纺织人三个“好一些”的底气?

从数据里找“答案”,或许更加直观:1992年,中国轻纺城市场年成交额16.6亿元,营业用房2213间,注册经营户1879家。2021年,这个数据已分别增长到3040.56亿元、2.9万间和3.4万家。

这些数据,都是柯桥纺织人“跑”出来的。

柯桥纺织人的能“跑”、会“跑”、善“跑”,在业界也是出了名的——

跑“车间”,他们亲力亲为。不少企业家每天晚上在九点钟下班,每天下车间2次以上,每周定时召开产品质量分析会,深入、及时掌握公司生产、销售、市场动态情况;

跑“业务”,他们不亦乐乎。在《中国轻纺城发展口述史》一书中,李传海讲述了多年前他的一次推销经历:

我骑着自行车,到(时为绍兴县)钱清区下辖的6个乡镇,一家家走访纺织企业和印染企业,推销营业房。我一共跑了3天,把16间营业房都推销出去了。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营业房租就开始涨价了,刚开始市场一间一楼的营业房每一年的房租是6000元,第二年就涨了二三十倍,后来甚至涨到了200万元一年。

跑遍了乡镇、跑遍了绍兴,柯桥纺织人开始跑遍中国、跑遍世界。

今天的柯桥,集聚了3.2万家市场经营户以及完备的纺织产业链,年纺织品出口额超过千亿元,贸易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100多家境外企业代表处在此常驻。

近年来,不少企业不仅“跑”了出去,还“扎”下了根。绍兴武林森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勇2017年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建设了一个印染企业,发展当地自己市场,招募当地工人发展生产,企业近年来毛利润都在30%以上。

跑得起兴的时候,企业家们可以把很多外人看来很“重要”的东西都放到一边。比如过年回家,比如评优表彰。

中国轻纺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今年兔年新春,不少企业家都是在海外与客商洽谈的日子中度过。一些评上了当地自营出口标杆荣誉称号的企业,连热热闹闹的表彰会都放了相关部门“鸽子”,安排不出时间回来参加。

如果初识柯桥纺织人,在一些场合,大概率会让人觉得他们多数并不擅长“说”:不会铺张渲染,不懂语惊四座,甚至在饭桌上酒过三巡,也难得听到一句类似“老子在哪挣了大钱”的吹嘘之语。

继续深入了解又会发现,在另一些场合,他们其实也很擅长“说”:

——“一块布”里到底有着怎样的洞天?

说起这个,一些企业家就来了劲:布的成分是什么、产地是哪里、类型有何不同、质感有何区别,印染工艺分几道、如何走,他们掰开了揉碎了可以讲上半天。

——“一块布”究竟如何实现价值最大化?谈到这个,一些企业家也有了兴致:坯布的分类、批号、出仓如何进行科学管理,销售、车间、个人三级成本如何科学核算,如何最大程度激发员工干事创业积极性,他们一开口便常常停不下来。

不过,让柯桥纺织人最有耐心做好的一件事,还是陪客户“磨嘴皮子”。浙江兴发化纤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江说,善于开口沟通、了解客户诉求,是搞好产品全周期服务的关键:

在前期开发过程中,我们会细致询问合作方的诉求,他们需要什么功能,主要应用在哪里,每一个环节都要沟通到位。开发以后也可以先试做样品,根据批量要求不断对接优化,来来回回不厌其烦细致交流。等产品销售完成以后,我们会派一个团队过去对接,最终效果怎么样,我们要做好跟踪。如果效果不理想,我们就继续沟通解决问题,一直沟通到客户满意为止。

在不少企业家的观念里,“海底捞”式的服务模式不仅可以存在于餐饮业,也能给纺织界很多启示。把服务搞上去,是让任何类型的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之一。

“脸面”与“肌肉”

向未来看,柯桥纺织人又当如何行稳致远?

2023年1月,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浙江省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到2025年,浙江化纤、印染、服装等重点领域国内领先地位更加巩固,高端羊毛(绒)、丝绸等传统优势产业持续提质增效,产业用纺织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突破引领,在全球纺织产业网络中的领先优势进一步增强。

目标既定,关键是如何让蓝图在本地走向现实。亨世行服装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建祥,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关于“体面”的故事:

我在柯桥从事了30年女装面料生意,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十几岁进工厂学做衣服的日子。我们小时候每到新年,家里都会请裁缝来给大家做新衣服。那时候我就在想,哪天我把制衣的本领学会了,让别人穿上我做的新衣服,让大家记住我做的新衣服,那该是一件多么“体面”的事。

不少人用“一根丝”“一匹布”“一件衣”概括柯桥的纺织业务格局:“一根丝”指聚酯纤维、化纤原料,“一匹布”指面料织造及印染,“一件衣”即指服装产业。一方面,柯桥的纺织产业链和市场产销体系相对完整,但另一方面,目前柯桥在“一件衣”上存在缺少知名自主品牌的烦恼。

如今,唐建祥已开始为儿时觉得最“长脸”的事奋斗奔波:他已准备创立属于自己的男装品牌,并打算在五年内把它做得初具规模。“许多柯桥面料商心里总有一种‘情结’,那就是要努力把自己手上的‘一匹布’,织成享誉全球的‘中国衣’。”唐建祥说。

另一件被柯桥纺织人视为关乎“脸面”的事,就是在外人眼里,印染行业到底“脏不脏”。从母亲手中接过企业管理工作的盛兴染整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华良,至今仍记得20多年前他进入厂“房”工作时的情景:

厂房地上一滩水,空气中烟雾缭绕的,混合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当时这样的景象在乡里也很常见,一般人见着印染厂都得躲着走。

当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印染厂能变得干干净净的呢。

2010年前后,柯桥区政府开始推动印染集聚、设备换代、产品升级,散落在各地的印染企业通过整合,搬迁到了滨海工业园区,进行了多轮绿色技术改造。现在不少企业环保在线监控全部做到了联网,印染到底“脏不脏”,电脑屏幕上显示的一条条数据就能实时揭晓答案。

“我们现在的染料工艺全部是自动化的,都由机器人完成。”徐华良说,他们自己每个厂都会安装污水检测系统,车间废气都要经过处理,越来越多的同行加入到定向回收、梯级利用和规范化处理危废资源的队伍当中。

李传海说,今后的纺织行业应当实现两个“高”：“高”时尚,要努力做到“柯桥的面料一出去,就能成为世界市场的弄潮儿”;“高”技术,基础研发不能缺,工艺改进要持续,既要让“脸面”有光,也要把“肌肉”练强。

2023年1月8日,在柯桥区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柯桥区区长袁建提出,在改造突破传统产业方面,柯桥将开展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加快大纺织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智能化技术是传统纺织产业未来获得‘爆发力’的关键所在。”绍兴恒元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茅元根,回忆起了自己在技术上进行“横向拓展”的经历:

十多年前,面料成衣后的缩水问题曾让我们很“头疼”。由于没有什么好的面料后整理设备,我们的面料有时要专门“漂洋过海”送到国外去做后整理。为什么外国人能做好技术和设备,中国人就不能做好呢?我就不信这个“邪”,一定要想办法闯一闯。

抱着“一定要逼一遍自己”的心态,茅元根专门去国外考察了很多次,从一开始引进一台预缩设备进行全方位针织品后处理试验,到与外方一起合作创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各类印染后整理机械设备,运用环烘水洗技术,茅元根在保证面料品质的前提下,成功降低了后整理环节中的缩水率。

“一台全自动烘干机运转起来,可以抵得上30台普通烘干机,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能。”茅元根说,要让新技术“站稳”脚跟实现大面积推广,主要就靠两步:一靠“学”,引进外国原班研发团队虚心求教;二靠“钻”,要自己深入地研究清楚人家的长项在哪里,有的放矢弥补不足。

在未来的几年里,恒元公司计划融合相关技术,打造一支以本土团队为主的技术研发团队,同时加大定型机及废气处理装置节能方向技术投入,进一步开展减排成本分析研究,对标先进榜样为“碳达峰”工作助力。

在聚焦突破新兴产业方面,袁建说,柯桥将大力实施“4131”先进制造业强区行动,积极培育千亿“新星”产业集群,加快推进新材料、碳纤维等重大项目,打造先进纤维和复合新材料“万亩千亿”产业平台。

在柯桥挂牌成立的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正用一项项扎实的科技创新研究,勾勒出纺织业明天的动人图景。创新中心副主任戚威明说:

今后,“一根丝”的价值绝不仅仅意味着织布成衣。我们的工业丝,“可上九天”作为国产“大飞机”的优质航空玻璃纤维锦纶材料,“可下五洋”作为深海系泊缆绳守护“深海一号”的油气作业安全,还可以深入人体用于软组织损伤修复,最终还能被人体完全吸收。“一根丝”的前景,可以说无限广阔。

面向未来,柯桥纺织人重任在肩。

“女超人”一样,在当好羽毛球生产主力军的同时,还维持着全家的“运转”,非常不容易,也非常伟大。

也正是在这样一股女性力量的推动下,总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米的贵州亚狮龙产业园逐步发展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集毛片加工、羽毛球生产和羽毛球文化展示为一体的羽毛球产业园之一。

“洗毛、晒毛、分级、插球……还有很多工序看起来简单,实际却像照看孩子一样,需要耐心、细心、专心,工作时必须全身心投入。”成品全检车间内40岁的龙竹香就住在园区附近,为照看儿子而留在家中的她,自2017年进入贵州亚狮龙以来,已经成长为公司的优秀员工。

“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羽毛球,现在我用眼睛就能看出羽毛球的好坏。”龙竹香说,通过羽毛球制作,她不仅学会很多生产技能,也渐渐悟出了如何调整人生姿态。

“人生就是要努力奋斗,不断学习,用心学习。”她说,以前外出务工,四处奔波,干的工作经常变化,没有静下心来学习技术。现在工作稳定了,就要脚踏实地把工作做到精,为家庭和公司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记者罗羽)新华社贵阳3月8日电

大山深处另一支羽毛球“娘子军”



▲在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羽毛球生产基地,工人在检查羽毛球成品(2022年十二月十九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是身着红蓝工装的女性面孔以及她们的忙碌身影。在分选弯拱车间,42岁的向木代正在配合机器对制作羽毛球的羽毛片弯度和拱度进行图

形分析和数据处理。

一年前,从广东打工回家后,考虑到要照顾尚在年幼的孩子和已经年迈的公婆,向